

新加坡三一神学院

圣公会诸圣堂史略

本地教会史课程

讲师： 郭泽锦博士，潘乃昭博士

宾升泰著

2006年11月7日

目录

1.	引言	2
1	20 世纪 70 年代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年代?	2
2	诸圣堂的预备期	4
3	诸圣堂—从起步到成果	6
4	结语	8
5	2006 年诸圣堂全职同工	10
6	历届牧正	10
7	诸圣堂年代表	11
8	诸圣堂历史脉络	12
9	采访	13
10	书目	24

1. 引言

诸圣堂圣公会坐落于樟宜路上段的圣公会中学(圣中)。其渊源可追溯至圣安德烈座堂于1969年的福音工作。这三十几年来，历史见证了上帝对这教会的恩宠，以及他们在主里的劳苦并没有徒然。为此，他们就象第一世纪《路加福音》的作者一样：「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意要按着次序写…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路 1:1-4)。

在短短的三十年，诸圣堂已出版了三册纪念特刊。无论是研史抑或写史，为的也就是要让教会认识他自己。所谓认识自己，指的是认识成为一个教会的是什么，认识自己成为某种教会的又是什么；是什么因素或条件，促使自己成为这“某种教会”，而不是另一种教会呢？

认识自己，也同时意味着认识自己能够作什么？人唯有从历史中去认识前人曾经作过什么，这样的认识告诉我们自己是谁？从哪里来？现处何处？又当往何处去？在这基础上，本文尝试通过诸圣堂的历史窗口来看本地教会，以及承载着教会的这一块国土新加坡。盼望这一篇短文，能够与诸圣堂的弟兄姊妹一起思考，一起争札有关诸圣堂身分与定位的某一个切面。

1 20 世纪 70 年代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年代？

由于战后新加坡人口出生率及移民人数节节上升，传统的转口贸易经济形态已逐渐无法给人民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自 1965 年新马分家以后，新加坡开始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工业化的经济形态上。¹ 历史证明此举的确有可行。表格 1: 新加坡国内生产毛额(GDP)及表格 2: 新加坡国民储蓄率（占 GNP 的百分比）正面的反映了战后国家经济情况逐渐好转。

年	国内生产毛额(GDP) (百万新元)	增长率 %
1960	6,775	--
1965	8,891	7.5
1970	16,207.2	13.7
1975	25,258.8	4.1
1980	37,958.6	9.7

表格 1: 新加坡国内生产毛额(GDP)²

¹ 柯新治：《新新加坡：南海之珠的经济与社会新动向》（台北：天下远见，2003），17-18。

² 柯新治，266。

年	1960	1970	1980
%	-2.4	19.5	34.2

表格 2:新加坡国民储蓄率（占 GNP 的百分比）³

美国于 60 年代,为要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而开始介入印支事务,一方面在东南亚拼凑起军事组织,从战略上建立一个由日本、韩国、台湾、东南亚、澳大利亚、纽西兰的包围圈围堵中国,另一方面则大力扶植南越反共政府。⁴ 二战结束后的 30 年间,东南亚国家获得美国的经、军援助占全美外援总额（1,640 亿美元）的 22%；若把越战的开支算入,美国对东南亚的援助总额超过了 1,350 亿美无。⁵

美国庞大的外援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可说是起了推波助浪的作同。当时,新加坡作为一个以转口贸易为主的国家,单单给美军提供许多战略物资的转口供应服务,就已经获得不少的经济利益了。⁶ 到了 70 年代,东南亚因苏联与越南的军事扩张而获美国的重视。除了提供军援和通过第七舰队以保持军事存在外,还与东盟国家进一步发展经贸。⁷

在本地政治上,李光耀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于 1972、1976 年分别赢得了 57 及 69 席而大获全胜。⁸ 76 年的大选年,也同时是英军把剩余的军队撤走的一年。⁹ 1973 年和 1979 年的石油危机促使新加坡政府决心重组经济,改革教育政策并给予企业财务奖励和推行生产力运动。¹⁰

至于本地教会方面,由于新马的分家,神召会于 1967 年就率先与马国神召会重新界定有关教会事工的范围及界线;74 年新马长老大会分家,卫理公会随后在 76 年独立,1978 年,新马信义会也开始进行重组。¹¹

独立后的新加坡教会,由于在资源上的分配较昔集中,70 年代的本地教会开始推动「家庭教会」,细胞小组,许多平信徒接受装备并投入多元的事奉中。¹² 基督教机构可说是百花齐

³ 邓新民:《新加坡经济发展横式透视》(新加坡:商务印书馆,2004),131。

⁴ 陈乔之编,《国际因素与当代东南亚国家政治发展》(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06-107。

⁵ 同上,109。

⁶ 柯新治,252。

⁷ 同上,112。

⁸ 藍大周:《新加坡年鉴 2005》(新加坡:新加坡新闻、通讯与艺术部,2005),?。

⁹ David Lea, Colette Milward, and Annamarie Rowe, eds., *A Political Chronology of South-East Asia and Oceania* (London: Europa Publications, 2001) 182, *Questia*, 3 Nov. 2006 <<http://www.questia.com/PM.qst?a=o&d=102787342>>.

¹⁰ 藍大周:《新加坡年鉴 2005》(新加坡:新加坡新闻、通讯与艺术部,2005),?。

¹¹ 孙耀光:《在衲手中》,2 版(新加坡:基督教学生福音团契,1987,2001),287。

放，从辅导、监狱、戒毒、到文字事工都应运而生。¹³ 70年代盛行灵恩复兴运动，¹⁴ 1978年办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型布道，这十年可说是本地教会自独立以来最繁荣的一个时期。¹⁵ 198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我国信奉基督教的人数占全国人口的10%（华人总人口的11%）。¹⁶

2 诸圣堂的预备期

有关圣公会诸圣堂的源起，郑新宪法政牧师在《圣安德烈华语部30周年纪念特刊》中有这样的一个说明：「1968年又得异象，深知教会需负起传福音的使命；同时我们也受感於多伦多圣公会总议会的宣言：『一个为自己而生存的教会，会因自私而灭亡』。经过一年的祷告和筹备，又凭着信心，开始了新的里程碑，肩负发展漳宜区布道所（后成为诸圣堂）的工作」。

1972年，圣安德烈座堂董事会议决定在圣公会中学兴建一座教堂，统筹事宜交由华语部去执行。¹⁷ 诸圣堂尊基于1974年，次年即竣工。在圣安德烈座堂董事部未通过建堂议决以前，林国兴牧师在1969年就已受委肩负起圣中学生之福音工作。林牧师在谈起诸圣堂的诞生时说：「基于圣安德烈华语部主内弟兄姊妹感于『广传福音』的呼召，在1969年请准教区差派本人到圣公会中学为传福音之事工展开铺路的工作、开办主日学及小组聚会」。¹⁸

1970年，林牧师率领一小部分圣安德烈华语部的弟兄姊妹前往圣中，一同展开主日学事工，成立布道所。在几近一年的努力与耕耘，他们于1971年得以召集四、五十人参加主日崇拜。那个年头的活动及聚会情况如何，罗华基牧政托士回忆说：

主要是在星期天下午叫学生来，我们给他上主日学。那么每年的6月假期我们有个退修会，带领那些学生在灵命上的长进，其中最主要的平日布道事工是林国兴牧师以校牧的身分在学校里进行，每个星期三有个周会，我们通常用周会来作布道的工作。其实，在圣中内举行周三的布道会已经是很久了。我从中一开始就被强迫性的在周会感

¹² 孙耀光，288-309。

¹³ 孙耀光，298-307。

¹⁴ Edith Waldvogel Blumhofer, and Randall Herbert Balmer: *Modern Christian Revival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3), 201.

¹⁵ 孙耀光，312-320。

¹⁶ 三一神学院编辑部：〈新加坡人的宗教信仰对教会的提示〉，《角声》，1987年10月。

¹⁷ 圣安德烈座堂华语部40周年纪念特刊，27。

¹⁸ 黄明德主编：《圣公会诸圣堂建堂15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圣公会诸圣堂，1990），12。

化到我信主...最近接触回一些旧同学,发现好一些同学当年不信的都已经信了主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洒福音的种子,是很有效的。¹⁹

事实上,有关在学校的福音工作可追溯至60年代。当时的Youth For Christ, Campus Crusade, Navigator, Scripture Union (读经会)及FES在学生事工都很活跃。²⁰其中,讲英语的学生工作遍及高中至中小学,讲华语的工作则由一位来自读经会姓赵的弟兄发起。他们的工作只集中在华校的中学部。²¹大学福音工作方面主要是由FES来执行。华文学生工作发展到80年代初,因为语文教育政策的改变而开始式微。英语学生工作则不受影响。自1959年以来,报读英校的学生开始超过华校,而华校的报名人数则逐年下降至80年代绝迹为止。²²

入学年度	英文源流	中文源流
1959	47	46
1965	61	30
1971	69	29
1976	83	17
1984	99	0.7

Table 1: 1959年至1984年,一年级学生登记入学统计²³

局势何以如此发展呢?早在1965年,李光耀就提醒新加坡人民:「...无论是好是坏,我们是在东南亚,而且永远不能离开这个地方。我们所制订的政策,就是为了要确保我们跟邻国在东南亚地方和睦共处,但有权在自己的家园当家作主。任何活动,任何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原则为准绳。」²⁴「如果你要建立一个华人至上的社会,那必定会失败,新加坡一定被孤立。即使我们不被孤立,而又有把握把我们的影响力伸展到邻国去,但是在最后,当他们(邻国人民)没有出路的时候,必定设法联合另一个相当强大的邻国来对付我们。」²⁵

由于许多华文教育及方言群体在情感,以及华文的人文价值上对国家所推行的语言政策指点点,一直交缠不清,1979年8月21日,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一篇题为《新

¹⁹ 罗华基:「诸圣堂的历史」(新加坡:亚洲基督教研究中心, c2006), 录音光碟。

²⁰ 许谭陌牧师:「新加坡华文学生工作的源起及发展」(新加坡:亚洲基督教研究中心, c2006), 录音光碟。

²¹ 同上。

²² 孙耀光,《新加坡的宗教趋势与基督教》(新加坡:新加坡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 1983), 54。

²³ 王永炳,《公民与道德教育》(新加坡:莱佛士书社, 2000), 179。

²⁴ 吴无华:《华语文在新加坡的现状与前景》, 截《南洋商报》, 1965年12月14日。

²⁵ 吴元华:《华语文在新加坡的现状与前景》, 截《新加坡之路—李光耀论集》(新加坡:国际出版社, 1967), 186。

加坡的故事》的社评，表达了李光耀总理在语文政策上的基本态度：「他（李光耀）很直截了当的指出，新加坡人要攀上工艺的阶梯就不应该在语言(问题)上浪费时间」。这话反映了李光耀实用主义的治国精神。

3 诸圣堂—从起步到成果

随着诸圣堂的落成,原本下午聚会的时间开始改为早上,当时的牧正是林国兴牧师,聚会以华语为沟通媒介,崇拜人数大约介于40至60人之间,男女比例相当的平均。²⁶主日学上课的时间也相应的作了调整。至于团契方面,其实圣中早在6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学生团契。学生的团契活动一直持续至八、九十年代才中断。²⁷诸圣堂当时编了一本周会崇拜手册为礼拜三学校周会所用。手册里部分启应祷文乃源自圣公会之公祷书。由于人数逐年增加,为要给予更有效的牧养,教会领导在接下来的几年开始设立事奉小组(1977)及家庭聚会(1979)。1980年,诸圣堂开始经济独立,三年以后正式成为圣公会牧区。1985年设立英文部。1987王明金牧师上任诸圣堂牧正。

到底诸圣堂与许多本地教会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罗华基牧政托士指出三点:其一,「诸圣堂在圣中里面有它独特的一面,就是专门作学生的工作,但是也不忽略成年人的需要,也没有忽略差传的工作」;其二,「与其他堂会比较下,平均年龄是会比较年轻。如果你来跟我来看看第一堂(崇拜),很多年轻人。其实,你会注意到,我们的年青人拿的是英文的圣经,上的却是华文崇拜。我发现他们在小组聚会的交谈(语言媒介)是华文渗英文,祷告是英文,查经是英文,但却是属于一个华文教会。也许就是这种特色才使到我们诸圣堂有这么多年轻人吧」;其三是1997年开始的中国人事工。

教会于八十年代后的处境,罗华基牧政托士认为:「坦白说,80年代之后,我们的华文可以说是比较没落了。那么这一代的学生其实是以英文为主的。所以说以一个华文教会要生存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90年代曾经提倡翻译。在80年代末我们已分成两堂了。所以后来我们发现似乎第一堂(八点半)来的是学生和年轻人比较多,第二堂(十点半)则成人比较多。所以曾经在90年代(有人)提倡说,第一堂时用华文和英文,华文讲道,英文翻译。但是,似乎果效不很好。那么后来try了一个时期就停止了。那么目前所能作到的就是用中英文圣经。」罗华基牧政托士所提出的语文问题绝不是一个独立的个案,这问题也许还隐藏着更深更广的危机。

²⁶ 罗华基,录音光碟。

²⁷ 不过最近几年又恢复了学校团契。

圣安德烈华语部于50年代初期创立，在其崇拜邀请公函里有清楚的说明：「本会鉴于年来由中国内地南来之基督徒为数不少，且当地教友子女亦日渐增加，对于应用国语崇拜及教授教会要道之举，诚目前本会应从速举办之事工」。²⁸ 来到70年代，诸圣堂的创立也是本於华文事工为其根本，而圣中也正是一间道道地地的华校。²⁹ 政府于80年后所推行的语言政策确实给诸圣堂带来冲击。

1990年，三一神学院发现在160位学生当中，华文部只占32位，比率是1：5。³⁰ 当时钟志邦院长对华文教会的前景甚表担忧，他说：「这几年来，新加坡神学生的人数不断地在增加，这诚然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但是，人数的增加一般上只限于英文源流的学生。进入华文部的神学生在比率上却有显著的下降。再加上新加坡不少华文教会教牧人员的短缺，这个现象令人关注。」³¹ 在这课题上，当时的教务主任周贤正博士则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加坡教会的增长主要是来自英文教会，华文教会却在种种社会的变迁中显得无所适从，对整个华文事工信心动摇，因此华文工作自1980年起逐渐从学生工作、文字工作以及教育事业中退缩，最后只局现在堂会的层面，而不敢向前跨进。」³²

华人教会中的英文教会於战后能够维持高成长率，除了战后外国宣教士的助阵以外，我国的教育政策也在这增长上扮演推波助浪的角色。二战后，殖民政府延续战前推崇的英文教育政策，他们视华文为殖民主义统治的绊脚石。³³ 曾任新加坡高级政务部长的李炯才对当年(1959年)华校生的情况感叹：「过去在殖民地统治下，受英文教育的特殊阶级，乃是英国殖民地者所造成的，要他们跟着英国人的尾巴走。而华校的学生，他们不是教书就是到杂货店里去。政府机构只是为受英文教育者而设。」³⁴

²⁸ 林国兴主编：《圣安德烈华语部：40周年纪念特刊1954-1994》（新加坡：圣安德烈华语部，1994），23。

²⁹ 姚瑞汉牧师：〈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截《圣安德烈华语部—30周年纪念特刊》，圣安德烈华语部编辑委员会（新加坡：圣安德烈华语部，1984）。

³⁰ 李宗高：〈看哪！庄稼快烂透了！〉，《角声》，1990(5)期，1990年9月，1。

³¹ 钟志邦：〈「新加坡华文教牧需要」研讨会〉，《角声》，1990(5)期，1990年9月，3。

³² 编辑部：〈记“新加坡华文教会需要”研讨会〉，《角声》，1990(?)期，1990年11月，6。

³³ 吴元年：《华语文在新加坡的现状与前景》（新加坡：创意圈出版社，2004），14-15。

³⁴ 吴元年，14-15。

类别	1980-85	1985-90
所有教会	59%	29%
英语教会	40%	35%
华语教会	28%	32%
其他	123%	22%

Table 2: 语言组别比较增长率³⁵

新加坡华人於独立后的国家意识虽然逐渐成形,但李炯才当年的一番话却显示华校生与英校生之间的隔阂。李元瑾教授对战后新加坡华人对自己身份意识的状况指出:「二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还是很明显的存在两大社群的分裂,不过是由受华文教育者和受英文教育者取代海峡华人³⁶与中国移民。这种对立局面即使来到跨入 21 世界的今天,也还没有走进历史。」³⁷

事实显示,本地华人教会在这分歧上也不能幸免。例如在 1970—1980 年间,在 9 间以讲华语(和/或方言)为主的浸信教会中就有 6 间讲英语的群体脱离母堂。³⁸ 浸信教会事件绝非是单一孤立事件。华校生与英校生的隔阂在教会内部的运作中,磨擦事件可说是经常发生。

华文与方言教会的式微,除了与国家的语言政策有关,也同时有可能与「文化失根」和「种族疲态」有关。1999 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作了一个有关种族认同的调查发现,华人中只有 78.4%选择来世要做回华人,马来族学生则有 91.9%希望自己还是马来人。统计的结果似乎显露了华人的「种族疲态」迹象。³⁹

4 结语

新加坡华人的社群分裂现象於 70 年末后还未停止,「文化失根」和「种族疲态」现象却已浮现。⁴⁰ 随着 80 年代华校的消失,那承传文化传统主要的机制也因此不复存在了。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前主席于 2005 年就批评「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已经垮掉了」。⁴¹ 华文程度日益低落,不单促使母语失去其工具性,事实上,连其人文性,艺术性和神学性也一同丧失掉。语言是人生命深沉的精神活动。由于近年中国商机满目,有关当局的教育

³⁵ 孙耀光, 370。

³⁶ 海峡华人社群以“Baba—Malay”为母语和共同语。他们的祖辈南下到马来半岛与马来土著通婚,经过数百年后自成一族群。

³⁷ 李元瑾, 69。

³⁸ 林德平:〈促进新加坡华文与英文浸信教会伙伴关系之刍议〉(按立专文:新加坡浸信会,2004 年), 9。

³⁹ 李元瑾, 72-74。

⁴⁰ 李元瑾, 页 71。

⁴¹ <http://people.icxo.com/htmlnews/2005/11/14/716833.htm>

理念似乎只把华文定位在生财工具的层次上，而华文教会是否在失去自己的语言的同时，也失去身分，失去群体意识，失去聚在一起的理由，失去某种程度的群体和个人的价值和道德基础，取而代之的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呢？本地英文教会的发展在过去 20 年里是有目共睹的，而华文与方言教会的式微也是一项事实。说英语的人普遍上教育程度与社会地位越来越高，以华语为母语的似乎已沦为较不成功人士的共通语言。在这大环境底下，华文教会是否还能够培育出果敢有信心的基督徒以面对凶残的世局，面对全球化、后现代主义、消费主义、社会麦当劳化等种种的困难呢？

当代德国神学家莫特曼(J. Moltmann)认为，任何不以天国为未来的历史论述，都无法充分地把人引入基督教的精髓，就是盼望神「荣耀国度」的来临。⁴² 基督教所论的盼望是不能够脱离上帝的应许，而圣经，就是这应许的见证。上帝的选民从出埃及、进迦南、回归、道成肉身、复活、圣灵降临(与人同在)到主再来都不断的显示神的应许与人的盼望之间的互动性。基督的教会；两千年以来也一方面经历神的应许，另一方面又不断的期盼神「荣耀国度」的降临。什么时候教会失去盼望，教会就衰微；什么时候教会热切期盼神「荣耀国度」的降临，教会就兴盛。我恳求教会的主，把这盼望上帝「荣耀国度」的来临，放在诸圣堂教会弟兄姊妹的心上。

⁴² 葛伦斯、奥尔森：《20 世纪神学评论》，刘良淑、任孝琦译(台湾：校园出版社，2000)，207-208。

5 2006 年诸圣堂全职同工

牧正：罗豫敬牧师 Revd Low Jee King

会吏：许复顺牧师 Revd Koh Hock Soon

教牧同工

许美珍传道 Pastor Koh Bee Tin

邱加蜜传道 Pastor Khoo Ka Bit

潘于兰姐妹 Miss Phua Jee Lan

梁玲玲姐妹 Miss Lynda Neo

李熾心姐妹 Miss Margaret Lee

陈翠芬姐妹 Miss Carrie Chen

行政同工

贺笑萍姐妹 Miss He Xiaoping

陈琼花姐妹 Miss Janet Tan

6 历届牧正

第 1 任牧正 1983 年 林国兴牧师

第 2 任牧正 1987 年 王明金牧师

第 3 任牧正 2002 年 罗豫敬牧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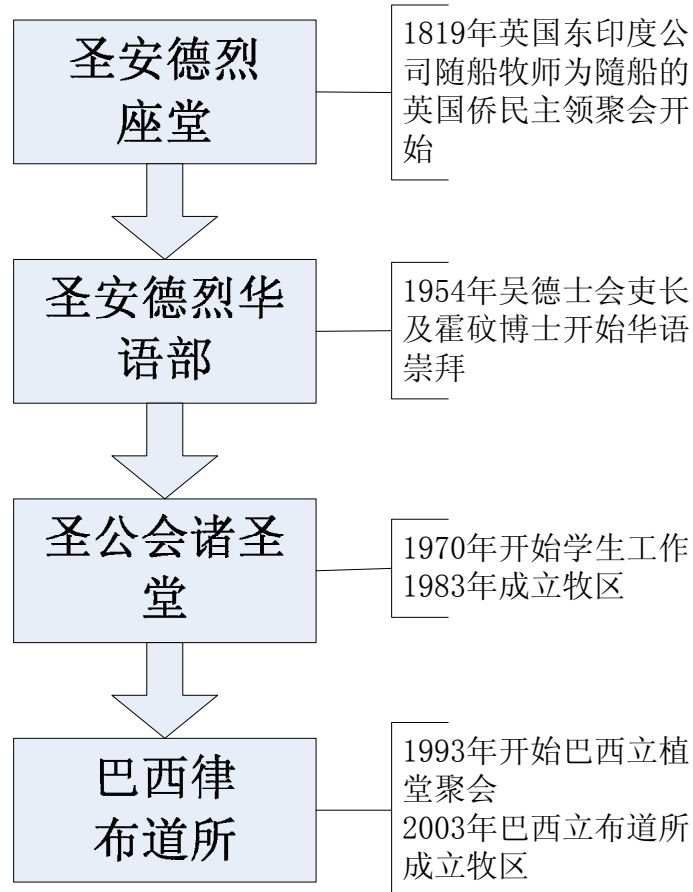
7 诸圣堂年代表⁴³

1970	圣中内办主日学	6 (Page#)
1971	首次举行主日崇拜	6
1972	圣公会圣安德烈座堂董事会议决定在圣公会中学兴建一座圣堂, 使布道所有固定的崇拜处。	圣安德烈座堂华语部 40 周年纪念特刊, 页 27
1974	举行尊基典礼	6
1975	诸圣堂竣工	6
1977	设立 19 个事奉小组	6
1979	成立家庭聚会	6
1980	诸圣堂经济独立	7
1983	诸圣堂成为牧区	7
1985	黄金坊英语布道所纳入诸圣堂, 成为该堂的英文部。	7
1986	首次举办恳亲布道会	8
1987	王明金牧师上任诸圣堂牧正	8
1988	首次举办教会生活营	8
1989	成立分堂崇拜筹委会	8
1990	开始两堂崇拜	9
1991	首次举办差传年会	9
1993	辅导中心扩建完工	9
1993	开始巴西立植堂聚会	9
1994	巴西立布道所在 1 月举行崇拜聚会	9
1995	首次差短宣队到柬埔寨。 ⁴⁴	10
1997	开始中国人聚会	10
1998	家庭聚会改为细胞小组。	10
	差派宣教士(周以撒夫妇)到柬埔寨。	
	所植的布道所与圣安德烈社区教会于 2003 年联合成立新的牧区。	
1999	举办中国人栽培营	10
2000	首次举办华夏营	11
2002	罗豫敬牧师接任牧正	11
	给圣中少年旅(女)提供训练	11
	开始乐龄聚会(东福)	11
	成立赞敬组(主日崇拜事工)	11
	设立区牧及区长(细胞小组事工)	11
	与印尼(巴淡岛)善牧堂合作开办华文事工	http://asc.org.sg/main.html
2003	筹款(翻新与扩建)	12
	巴西立布道所成立牧区	12
2004	完成扩建及翻新(教堂建筑)	12

⁴³ 圣安德烈华语部编辑委员会: 《圣安德烈华语部— 30 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 圣安德烈华语部, 1984), 6-12。

⁴⁴ 如今与金边善牧堂合作, 并差派短宣队训练当地门徒及支持宣教的工作。同时在教区设立的金边圣公会中心(PKH Anglican Centre) 施予经济及社会援助。

诸圣堂历史脉络



9 采访

被访问者 : 罗华基弟兄 (LH)
(牧政托士)

采访者 : 宾升泰

日期 : 16-Sep-2006

时间 : 1500 Hrs

地点 : 诸圣堂
600, New Upper Changi Rd.
Singapore 487012.

誊稿 : 宾升泰

PP 我是宾升泰,今天是9月16日。我今天来到诸圣堂这里与罗华基弟兄在一起来(进行)一个采访,(并)尝试认识他们教会(诸圣堂)的历史。罗弟兄,我可不可以请你在叙述这段历史的发展之前,先稍为介绍自己,你与这教会间的关系为何,然后请你大略提一下这教会是怎样开始的。

LH 我是在圣公会中学念书时就已信主了。我在圣中从中一念到高中二毕业,1969年高中二毕业。69的时候经过我的同学带领我去教会,其实我本来不是去这间教会的,我是去新加坡教会,是由我的同学潘朝伟带领我去的。然后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参加团契,1973年的时候,我念大三,我觉得说,似乎需要在教会里作点事奉。然后我就找回当年我的校牧林国兴牧师谈,他说他已经在圣中内开了布道所,就叫我来帮忙。我就在73年5月吧,就来到了布道所。这个教会是在74年奠基,75年建成。所以可以说,我在20多岁的时候看着这间教会的建立,然后就在这教会跟着教会一起成长到今天。我在教会1977年成立执事会的时候,我就是第一任的执事。我一开始就担任财政。一担就任了12年。然后中间有担任过会友托士,牧政托士。目前我是牧政托士。

PP 在这教会开始的时候,据你所知,这地方是怎样开始的?

LH 据我所知是,大约在1970年,林国兴牧师那时候是在圣安德烈座堂华语部事奉。圣安德烈座堂华语部觉得有必要在章宜圣中里面建一座礼拜堂,所以70年就开始在这边学校开始了布道的聚会,对象主要是学生。那么,当年由圣安德烈座堂华语部的一批弟兄姊妹在每个主日的下午,来到这边开始主日学。后来也开始了崇拜。

PP 林国兴牧师本身是圣安德烈座堂的牧师,是他特到拨一些时间来这里…

LH 对,因为那时候圣安德烈座堂的牧政是郑新宪牧师…

PP 他们一来到这里的时候就开始作学生工作? 所以当时的学生也就是圣中的学生?

LH 对

PP 那时是70年代开始…

LH 对

PP 你是大概在74年来到这里…

LH 对,73年…我们主要是在教主日学。

PP 那这教会诸圣堂是什么时候开始?

LH 1975年教堂落成,就开始了崇拜聚会。

PP 诸圣堂这名字,据你所知,在75年以前就采用了吗?

LH 不是,应该是教堂建成时才使用的。之前只叫作樟宣布道所,附属于圣安德烈的布道所。

PP 你在73年开始接触这地方时主要是有查经的事奉。

LH 不是,主要是在星期天下午叫学生来,我们给他上主日学。那么每年的6月假期我们有个退修会,带领那些学生在灵命上的长进,其中最主要的平日布道事工是林国兴牧师以校牧的身分在学校里进行,每个星期三有个周会,我们通常用周会来作布道的工作。其实,在圣中内举行周三的布道会已经是很久了。我从中一开始就被强迫性的在周会感化到我信主。

PP 这个样子…

LH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最近接触回一些旧同学,发现好一些同学当年不信的都已经信了主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洒福音的种子,是很有效的。

PP 在那时候,75年开始,教会聚会的情况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LH 在教堂建成后,就是布道所那一批的人移过来,下午聚会变成早上聚会,也上主日学。开始的时候约有四、五六十人吧。

LH 那时主理牧师是谁?

LH 刚好74年,林国兴牧师应该是under一个study leave去台湾进修一年。所以那时,王明金牧师就来接任,大概是74年尾接任。然后一直到76年,还是77年,那么他就被调到圣雅各堂。那么林国兴牧师又再回来,study leave回来。

PP 在你的印象里,那时候开始的头五年,教会男女的比例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

LH 我印象中,大概是相当均衡的。因为当时圣中的学生也是男女均衡的。

PP 这样在年龄层方面…

LH 在年龄层方面主要是中学生,还有高中生,还有少数一些刚升进大学的。那么成人方面则屈指可数。大概有一、两个家庭本来就是圣安德烈座堂会友,因住在这里附近就来这边,其他可以说是以青少年人为主。以我当时的年龄是二十五、六岁来说算是比他们大了一点。

PP 如果说75年你开始上任第一任的执事…

LH 其实75年我们还没有成立执事部。成立执事部是1977年。因为我们在75年的时候还是under圣安德烈华语部,因为我们经济不能自立。到77年的时候,圣安德烈华语部就鼓励我们成立执事部,开始走向自立自养的道路。那时执事部不是选的,是委任的。在诸圣堂找三位年级较大的作

代表。圣安德烈华语部,我们称它为母堂,也派了三位年级较大的执事,包括这个联合执事部来开始管理诸圣堂的一些行政、财务的事奉。那么一直到1980年我们算是在财政上能够自立自养就成为牧区。

PP 你直接在执事部活动的时候是在77年的时候。

LH 80年开始自立自养,那时候的执事就要选举了。

PP 在77年之后,教会领袖都是来自圣安德烈华语部的人?

LH 其实,也不尽然。就是说,那些来自圣安德烈华语部路路继续都回去母堂。留下来的,印象中…到目前为止就只剩刘焕章姊妹(焕章、焕莲双生姊妹)。后来的(领袖)都是这边信主的年青人起来当家了。

PP 那时的头十年,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身上?

LH 对!其实头十年主要都是学生工作。开始的时候也看到增长很快。有些大学毕业了就回来了,所以我们看到开始增长。

PP 当时的圣中的学校生活是有宗教的层面?

LH 对,其实在圣中,我从60年代中一开始就有圣经课。60年代中一、中二、中三都有圣经课。

PP 你是圣中毕业的?

LH 我本身是圣中毕业的。到后系来,政府提倡教导道德伦理的课程,我们也利用这机会用圣经的道德伦理作基准继续教导。那么,现在目前还是有(这方面的)教导。

PP 所以你的意识是说,60年代开始,(圣中)已在这方面进行教导?(学校)有没有所谓公祷的活动?

LH 周三的周会, 我们有编了一本周会崇拜手册。里面的一些启应祷文其实是我们公祷书的一部分。那时候我不知道, 直到我进了教会后…

PP 那时候的老师有没有宗教背景?

LH 那时的老师, 也不是说全都是基督徒。据我所知好一些都不是基督徒。但有一些是基督徒, 他们就帮忙学校的崇拜, 到后来也有参与一些帮忙。因为以前学校也是有团契。

PP 据你所知, 在70年代的学校, 多少都会听到有所谓学校团契这东西?

PP 有, 其实圣中团契更早。我60年代读书的时候就有团契。不过因为开始头三、四、五年我没有信主, 所以我就没有参加团契。我和好些同学一样, 也没有所谓(特别)呼召决志, 就是在半强迫性的潜移默化, 好些同学就慢慢的接受了上帝救主的福音。

PP 圣中当时的团契就是由这里…

LH 对, 当时的校牧林国兴牧师来负责, 可能还有一两位基督徒老师帮忙。

PP 这样的情况, 有没有中断? 因为据我所知, 有些学校已经没有活动了。

LH 对, 其实在我印象中, 不过正确的时间我不记得, 大概在80年代和90年代之间有中断。因为主要是课外活动要算分数, 而团契是不算分数的。好些学生, 特别是初进来的时候根本就不是基督徒, 有些可能是第二代基督徒, 但为了分数, 而时间又有限, 当然要选那些有分数的课外活动。这样, 团契就没有人来上了。不过最近几年, 我们又恢复了学校的团契。

PP 最近几年恢复学校团契的原因、机会又是怎样开始的呢?

LH 我们(主动)跟学校开始合作, 开始了这边的周六的下午崇拜, 吸引这些学生来, 就是这样开始。其实最主要还是用传福音的, 还是没有分数, 就是用传福音的原则来吸引学生。

PP 根据你的看法, 70年代跟这个年代的学生的差别在哪里?

LH 其实,如果你讲六、七十年代的学生生活比较自由,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当时的圣中算是名校之一,但我们当时的压力并不比现在学生的压力来得大。我们还是课外活动,打球、看戏、读书…现在的学生似乎…看样子,压力是蛮大的。所以差别是在这边。

PP 你觉得他们有这差别后,你的在与他们接解或在传福的方法上有没有一些的不同?

LH 我觉得基本上,传福音的原则是没有改变,问题可能就是要迎合他们的时间,譬如说,我们为什么会有周六下午崇拜?我们发现每年六月举行的学生福音营,有些学生信主,或对福音有兴趣,要是叫他们礼拜天来,他们的父母知道他们来教会就会反对。但是我们在拜六下午崇拜,他们的父母就不知道他们到学校参加崇拜就比较容易让他们来。另一方面,家长在礼拜天可能给孩子去补习,拜六下午对他们来讲可能会比较方便一点。

PP 在聚会的内容方面,以前跟现在又有什么不同?

LH 聚会的内容,我的感觉是现在是比较生动活泼。我们当年,老实讲,所唱的歌就是普天颂赞里面的歌曲。那时六、七十年代根本就没有这些现代歌曲。即使象野地的花这类诗歌也是差不多八十年代才出来的。六、七十年代就唱那些古老的传统歌曲。

PP 七十年代,象大型布道会对你们的教会有没有影响?

LH 有!我们其实都有积极的参与。我记得在印象中,葛培理布道会我们都有参与。我还作培谈员。到八、九十年代还有一个叫包乐布道会,那些我们都能与。

PP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在新加坡流行的灵恩运动对你们有没有什么影响?

LH 基本上对我们的教会没什么影响。因为我们还是这样传统的作学生的工作。当然我们知道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学校老师,有的会比较灵恩的老师带学生到他们的灵恩教会。不象早期那样容易带学生到教会,这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但是我们没有走灵恩的路线。但是会有些影响。

PP 在崇拜形式方面,这几十年来有没有一种的演变?

LH 演变是人有的。不过就是, 还不是很大。可以说, 早期的时候, 七十年代, 尼西亚信经和使徒信经, 我们还是用唱的方式。我本身是读经员, 我还会唱。但是, 慢慢的, 我也记不起是什么时候停止了。仿佛是在八十年代吧! 慢慢的就没有唱了, 就变成读了。所以我跟我的孩子提起说可以唱的, 还找乐谱给他看, 因为我的女儿是教钢琴的, 他说: 我都没听说过唱的。

PP 在形式上的调整不很大。

LH 不很大。基本上圣公会的崇拜仪式还是一样。

PP 在你们教会的活动里面, 语言的演变是不是有一些的调整?

LH 有! 坦白说, 八十年代之后, 我们的华文可以说是比较没落了。那么这一代的学生其实是以英文为主的。所以说以一个华文教会要生存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九十年代曾经提倡翻译。在八十年代末我们已分成两堂了。所以后来我们发现似乎第一堂(八点半)来的是学生和年轻人比较多, 第二营(十点半)则成人比较多。所以曾经在九十年代提倡说, 第一堂时用华文和英文, 华文讲道, 英文翻译。但是, 似乎果效不很好。那么后来try了一个时期就停止了。那么目前所能作到的就是用中英文圣经。

PP 讲还是用华语?

LH 讲还是用华语。

PP 现在(诸圣堂)有没有所谓华文群体和英文群体?

LH 有! 我们有一个英文部。英文部是在八五、八六年加进来的。为什么说加进来呢? 这又是一个圣公会的历史。圣安德烈座堂英文部他们本来有extension centres。其中一个centre叫Golden Harvest。那么他们本来在Bridge Road活动, 但是他们似乎活动了一些日子还是没什么果效, 可能Bridge Road一带老人居多, 英文部可能作不到什么? 那么后来到了八五、八六年吧, 当时的郑主教就认为说, 既然诸圣堂没有英文部, 就叫Golden Harvest来这边成为英文部。最后几经商讨后, Golden Harvest就来这边落户。

PP 现在这堂会有中英文部？

LH 对，有英文部。

PP 那人数的比例是如何？

LH 我所知的，英文部的会友大概是一百多人，华文部会友有三百多个。

PP 英文部进来的时候大概是在85、86年的时候。

LH 对！

PP 中、英文部有没有往来？

LH 这几年来往会比较密切。目前在学校教导圣经课，中英文部都一起的教导。就由牧政来分配课程。在英文部的传道也有帮忙教导一些班级。

PP 大家有没有一起开会？

LH 各自开会，因为在圣公会制度下，我们诸圣堂是主，叫作PCC，他们英文部under PCC下有个English Comitteee，所以开会各自开会。

PP 在85、86年在共商事工上会不会经常有困难？

LH 基本上是不会。因为在圣公会制度下，即然华文部是PCC，我们就掌管整个教会的产业管理。他们是附属于我们的，所以他们要用什么东西都要经过我们的同意。所以当他们来的时候，我们与他们都说好了。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用星期天下午作崇拜。后来过了若干年他们发现星期天下午是比较不好的时间，后来他们就致到学校的旧礼堂，在五、六年前，可能是within last 10 years，我不太记得，就是说他们开始用学校的旧礼堂作早上的崇拜。基本上，地方上是没什么冲突的。

PP 在我的印象里, 早期有所谓受华文教育和受英文教育的人, 他们在处理事情上有不同的方式而引起一些不愉快。

LH 我印象中我们这边倒是没有这种事情。因为一方面这边比其他教会的优势是, 我们学校有很多课室。所以教主日学有足够地方。看着圣安德烈座堂, 整天要为着空间不足烦恼。很多教会有这问题。我们没有这问题。学校校长也很合作让我们用。所以没有用场地的问题。

PP 在结束以前, 你可否回想过去的年日里, 有没有一两件事情让你觉得难忘?

LH 到90年代, 我们有发展出去一个布道所, Pasir Ris布道所。就是一批弟兄姊妹去到Pasir Ris, 开始是利用一个圣公会的Home Centre来当聚会所。但后来给政府知道了, 于是要去租一个地方。其实, 很想找一个地方建个教会。其中有一次, 他们找到一个Bungalow, 想买下那个Bungalow来改成教会, 就是在Pasir Ris一带。那时为了要不要买这间Bungalow这问题开会员大会, 经过会员大会激烈的讨论后不通过, Pasir Ris的弟兄姐妹因此比较disaPPointed。但到后来, 也可说是神的旨意, 整个社会经济不景, 产业价格下降...如果当年买下那Bungalow, 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我记得那时开价是80多万。若加上装修可能要超过百万。后来Pasir Ris布道所就并入圣安德烈社区医院教会, 成为他们的华文部。我想神有他的旨意。那件事对我来讲是比较难忘的。另一方面, 九十年代我们开始我们的差传的工作。91年吧, 我们的差传的工作。今年是第十六届, 刚刚过去。那么我们在95、96、97年在柬埔寨的事工, 我们曾经差派一个传道人过去。到2000年初的时候, 这传道人在那边三年离开。到今天我们还是作差传的工作。另外一件难忘的是在96、97年开始了中国人事工。这些对外的的工作都是诸圣堂的特色。

PP 中国人事工到目前为止情况是辩?

LH 中国人事工开始的时候是, 主要的对象是那些女工。最盛的时候, 周六晚聚会到整百人。但随着经济不景, 这些女工回去...现在慢慢转型而作培读妈妈的工作。这些培读妈妈, 你看报纸就知道其实他们有很多问题。那我们也帮忙很多培读妈妈, 他们也决志信主。目前培读妈妈的聚会, 每个礼拜也有好几十人。大概三、四十位左右, 包括他们的孩子。

PP 他们带孩子来?

LH 对,所以我们也象在作主日学一样的带领他们。

PP 这工作是带他们来聚会、查经…

LH 查经还有讲座,当然也有圣经讲座,医药与家庭讲座。

PP 这方面的照顾,你觉得比较头痛的有哪一方面?

LH 其实, 培读妈妈的问题是很多的,在报纸上也可看到。作为一个教会当然要牧养他们的灵性,他们所遇到的事务,我们能帮的也就尽量帮。就是象报纸所说的那些,我们都碰过,象金钱问题、两性关系问题…我们都有传道同工去帮忙。还有一些年长的兄弟姐妹也帮忙。

PP 在结束前,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LH 我想有一点就是, 经达30年,你会发现诸圣堂在人数增长方面很慢。这是因为很多学生在这里信了主,因升学或移到别的地方。如果你从统计数目上来讲,我们的增长可以说,如果说从70年代四、五十人,其实我印象中八十年代中期已达到200出人。从80年代中期到20年后的今天,才从200多增长到300多,按理说增长似乎很缓慢。如果跟mega church 比较根本就是一个天与地。最主要是我们在作撒种的工作。

PP 这里人的流动性是很高的?

LH 对, 人的流动性是很高的。这边早期有些是住宿生,现在还是有住宿生来,现在住宿的都是中国来的学生,那些拿奖学金来的。可能4至6年后他们就走了。80年代来的是印尼和马来西亚人。但很多可能是去了别的教会。所以,我觉得说,我们不能从统计数字来看一间教会的好还是不好。最主要是说,诸圣堂在圣中里面有它独特的一面,就是专间作学生的工作,但是也不忽略成年人的需要,也没有忽略差传的工作。

PP 你刚才说,诸圣堂的一个特点是学生工作,而学生本生就有一定的流动性,所以不能单单用人数来评估这教会的价值。你以为诸圣堂还有什么特色吗?

LH 诸圣堂的会众，与其他堂会比较下，平均年龄是会比较年轻，如果你来跟我看第一堂(崇拜)，很多年轻人。其实，你会注意到，我们的年青人拿的是英文的圣经，上的却是华文崇拜。我发现他们在小组聚会，的交谈(语言媒介)是华文渗英文，祷告是英文，查经是英文，但却是属于一个华文教会。也许就是这种特色才使到我们诸圣堂有这么年轻人。

PP 哈哈...好啦罗弟兄, 在结束之前想请求你, 由于这采访是由学院发起, 想寻求你的同意让学院拥有行使这资料的权力, 可以不可以?

LH 好我同意。没有问题。

PP 那好,谢谢你。

-- E N D --

10 书目

中文书籍

- 孙耀光：《在祂手中》。2版。新加坡：基督教学生福音团契，1987，2001。
- 孙耀光，《新加坡的宗教趋势与基督教》（新加坡：新加坡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1983。
- 柯新治：《新新加坡：南海之珠的经济与社会新动向》。台北：天下远见，2003。
- 邓新民：《新加坡经济发展横式透视》。新加坡：商务印书馆，2004。
- 王永炳，《公民与道德教育》。新加坡：莱佛士书社，2000。
- 吴元华：《华语文在新加坡的现状与前景》。新加坡：国际出版社，1967。
- 葛伦斯、奥尔森：《20世纪神学评论》。刘良淑、任孝琦译。台湾：校园出版社，2000。
- 藍大周：《新加坡年鉴 2005》。新加坡：新加坡新闻、通讯与艺术部，2005。
- 陈乔之编：《国际因素与当代东南亚国家政治发展》。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林国兴编：《圣安德烈华语部：40周年纪念特刊 1954-1994》。新加坡：圣安德烈华语部，1994。
- 黄明德编：《圣公会诸圣堂建堂 15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圣公会诸圣堂，1990。
- 编辑委员会：《圣安德烈华语部—30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圣安德烈华语部，1984。

英文书籍

Edith Waldvogel Blumhofer, and Randall Herbert Balmer: *Modern Christian Revival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3.

通讯

- 李宗高：〈看哪！庄稼快烂透了！〉。《角声》1990(5)期，1990年9月，1。
- 钟志邦：〈「新加坡华文教牧需要」研讨会〉。《角声》1990(5)期，1990年9月，3。
- 编辑部：〈记“新加坡华文教会需要”研讨会〉，《角声》，1990(?)期，1990年11月，6。
- 编辑部：〈新加坡人的宗教信仰对教会的提示〉，《角声》，1987年10月。

非出版资料

林德平：「促进新加坡华文与英文浸信教会伙伴关系之刍议」。2004。个人收藏。

网站

David Lea, Colette Milward, and Annamarie Rowe, eds. : *A Political Chronology of South-East Asia and Oceania* (London: Europa Publications, 2001) 182, Questia, 3 Nov. 2006

<<http://www.questia.com/PM.qst?a=o&d=102787342>>.

李慧敏：〈新加坡华文教育垮掉了基础〉。《世界商业评论》 2005 年 11 月 14 日。网上 1 报导。

<<http://people.icxo.com/htmlnews/2005/11/14/716833.htm>>

录音

罗华基：「诸圣堂的历史」。录音光碟。新加坡：亚洲基督教研究中心, c2006。

许谭陌：「新加坡华文学生工作的源起及发展」。录音光碟。新加坡：亚洲基督教研究中心, c2006。